



# 寂寞的石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燕

我是永川来苏镇革命水库堤坝上的一块条石。

1966年秋天，我待在来苏镇柏树桥村附近的山坡上，整日与野草、灌木、蚂蚁、野兔为伍，吹吹山风，晒晒太阳，想睡就睡，想干啥就干啥，倒也自在逍遥。

好日子不长，一阵热闹又嘈杂的声响打破我的安逸生活。一群石匠来到了山里，他们握着铁锤、钢钎，一锤一锤地凿开、敲打，把我和我的伙伴从山里开采出来，将我们打磨得方方正正、有棱有角，我就成了一块条石。

我们被抬下山的时候，一路上全是人。男的光着膀子喊着号子，抬的抬，挑的挑；女的和着泥沙，背着石块；老的驮着背，蹲在路边砸石子；连半大的娃儿都在工地上跑前跑后传递工具。

整个山坡上插着红旗，高音喇叭里传来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的声音。人来人往，接踵摩肩，人们干得热火朝天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是永川来苏镇的革命水库正式动工了。

我被人抬上了堤坝的石墩上，站在了最高处。我身边全是我一样被凿得方方正正的伙伴，一块挨一块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。我的身后是绿油油的万亩良田，周围是树木葱茏的高山。

我对面石壁上刻了一行字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我不懂，我只看见这些男女老少顶着烈日，冒着严寒，没日没夜地敲打着石头，一块一块地堆砌。没有机器，他们就用肩膀扛；没有伙食，他们就自带干粮。硬是在两座山的中间砌起了165米长、8跨9墩的连拱坝。

抬石头的号子喊了整整十年。

1977年5月，水库堤坝终于竣工了。那一天工地上放了鞭炮，我看到很多人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

水库堤坝修好以后，日子渐渐安静下来。

我又开始变得很闲。每天就是晒晒太阳吹吹风，看鱼儿在水里扑腾。偶尔有人来堤坝上走一走，指着这座大坝说：“你看，这是个连拱坝，8跨9墩，全长165米，最高处有29.5米，创造性设计的连拱式大坝是永川乃至全国水利史上的奇观。”

我听不懂这些数字，也不懂这些专用名词，但我知道他们在赞美这道堤坝。他们说这个堤坝很了不起，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

1978年，水库得了个奖——江津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。后来又又来了一群人扛着机器对着我们拍，听说被拍成彩色片，叫《祖国新貌》，在全国放映。

那天堤坝上来了很多人，有人拿着话筒说：“这座水库是永川人民的丰碑。”我也不懂什么叫丰碑，我只知道我和伙伴们固守在这道堤坝上，每年旱季的时候，水库的闸门一开，清清的水就顺着渠道流到田里去。禾苗喝饱了水，长得绿油油的，农民在田埂上笑得合不拢嘴；到了雨季，上游的水哗哗地涌进来，库容满了，溢洪道就开始泄水，下游的村庄安安全全的。

冬去春来，寒来暑往，我每天在这山沟沟里听鸟叫虫鸣，闻泥土和草木气息。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人，连蚂蚁都比我走得远，更别说那飞来飞去的鸟。日子枯燥极了，我不想被束缚在这冰冷的堤坝上，我向往外面热闹的世界。

听鸟儿说城里人声鼎沸、高楼林立，

夜晚霓虹闪烁，热闹非凡。我羡慕城市里路牙上的石头，能看着车水马龙，能听见欢声笑语。而我，只能被牢牢嵌在大坝顶端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守着这个寂静的水库，孤独又落寞。

我抱怨得多了，右边的石头就劝我：“你呀，就是知足。你守着这么大一库水，看山看月亮，哪点不好？城里那些石头，天天被踩来踩去，被狗屎浇来浇去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”

左边的石头插嘴了：“你就知足吧，看着这库水灌溉下去的庄稼养活了多少人，看着这座大坝保护了多少人家的平安。城里那些石头怎么能跟我们比？”

我没再吭声，可心里还是痒痒的。

促使我这份执念彻底烟消云散的是2020年。有一群人来水库这边勘测、施工，说要搞“龙门溪至革命水库及临江河河库连通工程”。我听不懂，但看他们忙活了大半年，挖隧洞、铺管道，把龙门溪的水引过来了，又跟临江河连通了。

这下可好，水库的水更清了，鱼更多了，两岸的树也更绿了。来的人也多了——不是干活的，是来玩的。有人扛着相机来拍照，有人带着孩子来钓鱼，还有一个小姑娘拿着一本画夹坐在坝上画画，画的就是这道8跨9墩的连拱坝。

那年春天，一群记者来到革命水库，对着大坝不停拍摄。他们采访了周边的村民，采访了当年参与修建水库的老人。而我，静静地听着那些朴实又真挚的话语，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。

一位戴着草帽、手拿锄头的白发老人，哆哆嗦嗦地抚摸着条石，满含热泪地说：“这些石头，可是当年我们亲手抬上大坝的。那时候修水库，是真苦啊。但自从有了这革命水库，我们再也不怕天旱缺水，庄稼年年丰收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”

一群放学归家的孩子，路过大坝时，仰望着重大的坝上的题词，认真地听老辈子们讲述水库的修建故事，稚嫩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念：“‘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’。我们要学习修水库的爷爷奶奶们不怕困难勇于攀登的精神，也要学习这些石头，不怕辛苦，默默奉献的精神。”

记者们对着大坝，对着我们这些石头，由衷地赞叹：“这座大坝到现在还在发挥灌溉、防洪的作用，守护着下游几千亩良田和几个村庄的安全。这是真正的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”

我默默地听着这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赞叹，看着人们脸上幸福满足的笑容，一股暖流在体内游走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今年是2026年，整整一个甲子，我60岁了。

这60年来，我见证了多少事。水库里的水满了又浅，浅了又满。田里的庄稼收了一季又一季。当年修水库的那些年轻人，如今大都已经不在了。可他们的孩子、孩子的孩子，还在用这水库的水浇灌庄稼，还在享受着这座大坝带来的安宁。

我身边的柏树桥村，这些年变得越来越好了。路修到了家门口，小楼一栋栋盖起来，晚上路灯亮堂堂的。农忙时节，水库的水顺着渠道哗哗地流到田里，庄稼喝得饱饱的。汛期来了，我们稳稳当当地拦着洪水，下游的人家安安稳稳地睡觉。

我还是我，一块躺在水库堤坝上的条石。每天早上，看蚂蚁从我身上路过，青苔在我身上酣睡。我又不复是我，我不再向往繁华，不再羡慕城里的石头，我就是革命水库大坝上，一块甘于坚守、无私奉献的条石。我见证了永川人民不畏艰险、攻坚克难的奋斗岁月，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贫瘠到富足的沧桑巨变。

# 大江·小城·往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勇毅

“漏水卖钱”“倒罐子”“倒渣渣”……此起彼伏的吆喝声、铃铛声，唤醒了江津古城的人们，滨江小城开启了日出而作的平凡生活。

几江的由来，源于长江流经江津段独特的河道走向，江水由西向东在五举沱受到鼎山、马骏岭、高家坪等山地的阻碍，水流被迫多次转向，先向北，再东巡，后南回，最后从贾坝沱转向东北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几”字形大弯。这座被“几”字形江水环绕的小城，形成三面临长江之水、一面傍鼎山之麓的半岛，即“几江半岛”。几江古城是江津的“母城”，一座典型的山水古城。

万里长江入渝第一城——江津，是重庆首个历史文化名城。20世纪60年代，我家住在四牌坊街的一座三进大院——四川省江津县人民武装部，我和发小

郑晋滇，常坐在古城墙上闲聊。江津古城墙，至今保留着明代石砌的城墙遗址约300米，最高处约6米，古城墙是一部从军事要塞到古城缘起的变迁史，曾以“九门护城”的独特格局闻名。

当时江津县城（城关镇）的格局主要局限在围城路以内，东起东门口，南绕武城山，西抵小西门，北延通泰门码头。古城内除了贯穿全城的主街道，大多是老街陋巷，房屋低矮，难见5层以上的楼房，几江半岛的古街肌理，保留了古城的原始格局，是川东水路重镇繁华的见证。六七十年代，几江古城（城关镇）的建成区面积仅1平方公里左右，常住人口仅两三万。

早上的小城，晨雾如纱，轻覆小巷，郊外的菜农和小城的商贩，鲜牛奶推车人、三角把挑担者、卖菜背篋客，行走其间，人影恍然。夕阳西下时，整座小城被染成橙红色，仿佛时光在此驻留，赋予古城一片宁静。少男壮汉们挑着木水桶，在东门、四牌坊、神仙口、大西门等处的自来水供应点，排队凭票接水。穿行在小城的街巷，每一步都是与历史对话，每一眼都是对往事的礼赞。

千年古城，有多少往事，也有多少留存印记。

古城文庙奎星阁，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（公元1777年），飞檐六角上翘，六角盔顶，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。科举时代士子们在此焚香祈愿“金榜题名”，江津“文风蒸蒸日上”，涌现多名进士，重庆唯一现存清代奎星阁，具有历史、科学、艺术三重价值，是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江公享堂，是重庆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明代院落式建筑，是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江渊是明代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参与“北京保卫战”，辅佐三朝皇帝，是江津唯一进入《二十四史》的历史文化名人，门柱上“北极勋臣府，西川相国家”的石刻对联为明宪宗成化皇帝钦书，是帝王所书实物中最早之一。

江津中学堂是聂荣臻元帅的母校，黄荆街最核心的历史建筑群，始建于1906年，建筑风格古朴，是典型的清末学堂建筑。校内建有革命烈士纪念碑，由聂帅亲笔题写碑名，纪念谭祖尧、吴平地等革命烈士，是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东门外的遗爱池是江津历史文化记忆，元朝始建，历经明清两代扩建，核心包括古莲池、水心亭和遗爱祠，承载了丰富的人文记忆。明代工部尚书江渊作

《莲塘夜月》描绘景致，清代“联圣”钟云舫题写楹联，“白屋诗人”吴芳吉赋诗，列为江津后八景之一。

小城东部有一座袖珍式的人民公园，长江边耸立的抗战亭述说着江津人民抗战的英雄故事。园内有“南京内学院旧址”，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，南京内学院为避战火迁至四川江津东门。现存建筑兼具西洋风格与中式传统元素，尤以两侧西洋风格大门和中式庭院结构为特色，体现了“中西合璧”的时代特征，是重庆市抗战文化遗址，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人民公园内古色古香的藏联阁，“联圣”钟云舫创作的“天下第一长联”《拟题江津县临江楼联》，全联共1612字，完成于清光绪二十九年（公元1903年）。江津才子钟云舫在成都待赁所内以“泪墨血书”一气呵成此联。此联由中国著名书法家周浩然书写，以红木雕刻形式，曾悬挂于藏联阁内。